

人间多少 惆怅客

NALANRONGRUO
ZHUAN

右

梅寒
——
著

他信手一阕词，
就波澜了你我的一个世界，
带着与生俱来的悲意与愁绪，
尺素之间，自见因缘。

以诗词为经，勾勒大清第一才子的人生即景；
以历史为纬，书写一代惆怅词人的心底潜流。

纳兰容若
传

梅寒
——
著

人间多少惆怅客

纳兰容若传

NALANRONGRUO
ZHUA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WEN WENYI CHUBANSHE
JSPW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间多少惆怅客: 纳兰容若传 / 梅寒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94-2120-3

I. ①人… II. ①梅… III. ①纳兰性德 (1654-
1685)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4383号

书 名 人间多少惆怅客: 纳兰容若传
作 者 梅 寒
选题出品 麦书房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麦 坚
特约编辑 诗 杰 林 璧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天 缈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73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120-3
定 价 46.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间多少惆怅客：
纳兰容若传



001·自序

007·第一卷
不是人间富贵花

033·第二卷
悲欣交集初涉世

075·第三卷
翩翩浊世佳公子

117·第四卷
谁念西风独自凉

目

录

149 · 第五卷

拟凭尊酒慰年华

197 · 第六卷

何路向家园

225 · 第七卷

人生若只如初见

249 · 第八卷

我是人间惆怅客

281 · 后记



自

序

从夏末开始，池里的朵朵莲荷相继败去，直到整个小城被桂花的香气笼罩，再到猎猎北风携着冬的寒气呼啸而来，节气总是在人不注意的时刻，踩着精准的步伐，一步一步，不疾不徐，不停不滞，一路悄然而来，又悄然而逝。

室外，离我的居所不足百米就是喧嚣的建筑工地，每天黎明我在工地上机器的轰鸣声中醒来，又在让深夜亮如白昼的巨型探照灯灯光中睡去。我看着窗外每天都在往上生长的楼房，看着半空中巨人般的塔吊操作室，在那里，忙碌的工作人员像一只只小小的蚂蚁。我的大脑会常常隐入一片无端的空白，不知今夕何夕。这里曾经可也有荒烟漫漫残阳如血，可也曾战旗猎猎战马嘶鸣？多少年后，忙忙碌碌的我们，又会活在哪些人的记忆里？还是如一粒尘埃，飘散在渺茫的太空中，杳然无迹？

的确，与包罗万象的自然相比，与滚滚向前不停息的历史巨轮相比，人这种生物，不过是沧海一粟，短短的一生也只是白驹过隙。生活在底层的平民也好，烜赫一时的王侯也罢，最终都是来处来，去处去，尘归尘，土归土，正如一首诗中写的那样：“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他死了。在三百多年前的那个五月。庭前青白如玉的夜合花枝繁叶盛，花开正好。他饮下最后一杯酒，扔掉手中还墨意淋漓的笔，一唱三叹，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圣坛，静静地躺下，再没有起来。

一朵夜合花收拢起所有的馨香，悄无声息地落了……

泱泱华夏大地上，王朝兴废，朝代更迭，一个年轻的御前侍卫，一个吟风弄月的词人，何以与历史的血雨腥风、王朝的更迭换代相比。朋友为之而哭，亲人为之而痛。之后的三百多年，他便沉寂了，在那抔黄土之下，在茫茫太虚之中……

他还活着，活在他的文字里。三百多年过去了，一缕词魂不散，悠悠诗心不死，如歌如泣，如雨如雾。他从一阕阕深情绵邈的小令里走来，从京城玉泉山下的绿水亭中走来，一个天真少年一直向前走。我的目光就这样被他一路牵引着，看他十岁出口成诗，看他十八岁中举，看他春风得意，也看着悲伤忧戚一点一点地袭上他的眉头……

窗外，季节远去，如沸的市声远去。

纳兰容若，陪了我一夏一秋又一个冬，还在耐心地陪着我往回走，从他的来处到他的去处。他为我尘世里筑起一座防风挡沙的墙，也为我奉上一场文字的欢宴。在文字里沿着那一长串落寞又忧伤的脚印，我亦步亦趋，试图跟随，去努力寻找他的来处，也努力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际遇缘由，让忧愁一步步跟上他，如影随形，直到花落枝头，香消玉散……

我不知道多少后人与我一样，痴迷徘徊在他的世界里，走不出来。他的情深不寿，他皎洁如月的赤子情怀，他博古通今的才情，他痛至骨髓的忧伤……喜欢他的人，无一例外都愿意为那样一个暗香萦绕的灵魂找到最恰切的寄寓之所。

如果给这世间每个灵魂都找一个归宿，那么一朵花，一朵香气盈盈的花，该是每个灵魂最向往的地方。冰心就曾经笑谈过：“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

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

他便是那样一朵集色、香、味、才、情、趣于一身的花。

有人说，他是一树寒梅，骨骼清奇，飘逸出尘，与凉月冷烟为伍，也无意和光同尘，他不随波逐流，也不孤芳自赏，在北国的寒天雪地里卓然挺立，开成大清词坛上最特别的一枝。

有人说，他是一朵佛前的清莲，心怀苍生，满怀悲悯，生于温柔富贵之乡，长于王侯将相之家，却出淤泥而不染。

有人说，他是一朵早凋的夜合花，倾尽所有的努力，也只开了那么短短的一季，却香绕天涯。

他是一朵什么样的花？我也曾努力地想去找到能与他的灵魂匹配的花，直到在他的词集某一页与那首小令倾心相遇，才晓得三百多年后的我们是何等一厢情愿。最了解他的，还是他自己。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二月至五月，身为御前侍卫的纳兰容若随康熙皇帝东巡奉天、吉林，经广宁一带，适逢大雪，茫茫旷野如万顷平沙。关外风光，笔底惆怅，一首《采桑子·塞上咏雪花》就是那年他行至关外时写下来的。一首普通的咏物词，却不期然地被后世诸多读者、评论家视为他的自身写照——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其实，他原本是一株人间富贵花。他是康熙朝名相明珠府上的富贵公子，也是皇帝宠信的御前侍卫。如果他能像那些寻常的八旗子弟，在父亲的权势荫庇之下，安于皇帝的种种安排，凭借他的才气与胆识，是不是也可以像父亲明珠那样一步步走向权势的巅峰？可他是纳兰容若，天生的情种与词人。那些人前的风光于他不过是过眼浮云，风光背后是挥之不去的漂泊天涯之苦、寒月悲笳之愁。

短短三十一载，半数时间都与惆怅和清愁相伴，一颗心纯真似孩童，却是欢时少愁时多。太多的愁，一具肉胎凡身终究载不动。他飘走了，如一朵晶莹剔透的雪花，飘向万里天涯……

纳兰容若，这个被后世誉为“清初第一大词人”的男子，穿越三百多年的时空，慢慢融入我的生命。

知道有太多的人同我一样喜欢着他，找遍市面上与他有关的文字来读，每一首词，每一首诗，甚至探究不同版本的同一首词中一个不相同的字。那样的痴迷让人感动。更有年轻的女性读者朋友曾向我坦言：

“纳兰容若是她心目中的完美男子，是她超越时空的梦中情人。”

容若，你一个来自清朝的男儿，到底有何种力量，能穿越三百多年的光阴，这样温柔地击中后人的心？

作为一个读者，要无限地贴近并深入书中的物事情感，方能更好地理解它。而作为一个作者，总要隔开一定的距离，审视自己笔下的人与事，方能还读者以客观。在这里，我是读者，一次又一次沉醉在纳兰容若的文字世界；我又是一个作者，要尽力拉住自己弥漫的思绪与情感，让理智做主。

这场与纳兰容若超越时空的相遇情缘，似一段舒缓的序曲，徐徐拉开容若人生故事的大幕，让我们寻根究源，从头细细说起。

第一卷

不是人间富贵花



有人说他是一树寒梅，骨骼清奇，飘逸出尘，与凉月冷烟为伍，也无意和光同尘；有人说他是一朵佛前的清莲，心怀苍生，满怀悲悯，生于温柔富贵之乡，出于王侯将相之家，却出淤泥而不染；有人说他是一朵早凋的夜合花，倾尽所有的努力，也只开了那么短短的一季，却香绕天涯。而他自己则说：

『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 金戈铁马，回首成非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阅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时，我还没有接触太多纳兰容若的词。读过的为数不多的几首，是人人都能吟诵的“谁念西风独自凉”“人生若只如初见”，寥寥数语，浅白如话，却直击人心灵最柔软的部位，让你感觉他是替你发声、替你传情，便无端地喜欢了。

如今，回头重新翻阅这位清代国学大师的扛鼎之作，读至“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不由在此画了一个深深的问号：汉人风气何如？容若先人风气又何如？

一路的追寻便由此而起。

拨开历史的重重烟云，荡开容若家族上空的层层光环，从京城帝苑里走出来，一路向东北追寻，一个古老的部族——叶赫女真，自北方的白山黑水间向我们而来。一段部族的荣辱兴衰史，也徐徐地在我们面前展开，跌宕起伏，荡气回肠。

容若的始祖，原是蒙古土默特人，他们消灭了呼伦河流域的女真纳

喇部落，举族迁到纳喇故地，改姓纳喇。纳喇是汉语音译，意为“向往海东青飞翔的天空”，与汉语里“凤凰朝阳”的意思差不多，也译作那拉、纳拉、纳兰。纳喇部后又迁到叶赫河流域，被称为叶赫部。在所有的音译里面，“纳兰”这两个字都散发着淡淡的兰之气息，似乎就是为容若这个清代大词人准备的一样。后人也因此习惯地称他为纳兰容若。

那样一个小镇，一个如今被称为叶赫满族镇的地方，数百年前，容若的先祖们就在那里放牧打猎，繁衍生息。叶赫满族镇，今属吉林省四平铁东区，地处长白山余脉，一个“六山一水三分田”的丘陵半山区。这个人口不足四万的小镇，有着旖旎秀丽的自然风光。春天百花争艳、百鸟欢啼，盛夏林木森森、溪水潺潺，金秋红叶漫山、果压枝头，寒冬大雪飘飞、一派银装素裹。一条河——叶赫河，穿峡越谷，自东向西流经小镇全境。叶赫镇，就如一颗北方的明珠，镶嵌在那片青山绿水之间。

与诸多历史文化名镇一样，让叶赫镇走出白山黑水为世人所知的，绝不仅仅是那里的明山秀水，还有那一串在历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孝慈高皇后，清朝第一位被追封的皇后，与清太祖努尔哈赤曾有过一段传奇的婚姻，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生母；纳兰明珠，康熙朝一代名臣；纳兰容若，清初第一大词人；还有后来那位慈禧太后，拖着大清走向衰亡；下诏宣布满清政府结束的隆裕皇后也是从那片山水间走出来的。

一个平凡的北方小镇，曾与一个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

孝慈高皇后，清朝皇帝皆为她的子孙。算起来，这位孝慈高皇后是容若曾祖父的妹妹，该算是他的曾姑奶奶吧。正是这位孝慈高皇后，联结起了几百年前北方原野上两个庞大的家族，于是一段恩怨情仇也由此而起。

满族先人女真兴起于明朝。明代初期，女真分为三大部族：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那时候，各部族之间经常发生征战和兼并。征战中，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渐渐发展为两股强大的势力。容若的祖先叶赫部就属于这两大势力中的海西女真。万历一年（1573年），叶赫国

第九代王清佳努、杨吉努兄弟二人在叶赫河畔建东西二城，兄清佳努居西城，弟杨吉努居东城，二人皆为贝勒。

万历三年（1575年），杨吉努的女儿孟古格格出生在叶赫东城。孟古，满语中为“银子”的意思，她似乎注定要为北方原野上那块熠熠闪光的“金子”而生，与他共同缔造一个金银满堂、金碧辉煌的大清王朝。

万历十六年（1588年），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拜访叶赫国的两位贝勒。努尔哈赤，在满语中为“金子”之意，其不凡的气度让两位贝勒心生好感，他们认定努尔哈赤日后必成大业，决定对其实施笼络，日后为叶赫国所用。彼时，孟古格格已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杨吉努从女儿那张满月般的脸庞上看到了部族的希望。那一年，十四岁的孟古格格出嫁了，嫁给比自己大十六岁的努尔哈赤，做了他的侧福晋（后被封为努尔哈赤的第三任大妃）。就这样，叶赫部与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建立了联姻关系。

这位年纪轻轻的小福晋不但容貌出众，其不凡的器量谈吐也深得努尔哈赤的心。四年之后，也就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孟古生下儿子皇太极。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也是大清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太宗皇帝。母以子贵，孟古格格即被追封为孝慈高皇后。

政治联姻，原本就是为了各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当彼此的利益产生矛盾的时候，姻亲的纽带就变得脆弱不堪。当初叶赫国的贝勒清佳努、杨吉努两兄弟预料得不错，努尔哈赤确实是北方原野上一匹矫健而凶猛的狼，他们难以继续用一个孟古格格来控制他，尽管他那般宠爱她。叶赫部与努尔哈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并且战事不断。努尔哈赤一路冲锋，劲风一样在草原上席卷而过，其势力越来越强大。

当然，那段联姻也给叶赫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后来，叶赫国成为海西女真四部盟主，子承父业，清佳努长子布寨继为叶赫国西城贝勒，杨吉努次子那林布禄继为叶赫国东城贝勒，他们秉承父辈的优良传统，

开创了叶赫国新的辉煌局面。

虽然布寨、那林布禄兄弟成为海西女真盟主，但是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努尔哈赤让两兄弟逐渐感到不安。为了维护自己海西女真盟主的地位，遏制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展，两兄弟竟然无事生非，提出讨要领土的要求，借机向努尔哈赤挑战。

叶赫国使者讨要领土的要求自然遭到了努尔哈赤的拒绝，双方的矛盾也因此被激化。布寨、那林布禄组建了“海西四部联军”，劫掠建州东界洞寨、户布察寨后，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联合蒙古三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长白山二部（珠舍里、讷殷），组成了“九姓联盟”，兵分三路向佛阿拉城扑来。佛阿拉城，位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内，该城是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建州老营”的废址上建起的城池宫室，分外城、内城、套城（栅城）三层。外城住着八旗贵族并驻扎八旗兵，内城住着努尔哈赤的亲属，最里层的套城是努尔哈赤的住所。那一次，努尔哈赤早有防备，在古勒山设伏，最后以少胜多，大败九姓联军，布寨当场阵亡，那林布禄受伤。那一场战争让叶赫部元气大伤，从此慢慢由兴盛走向衰败，两大部族的仇怨也由此越积越深。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二十九岁的孟古病重，弥留之际，她提出要见一见自己的亲生母亲。自她嫁到建州女真以来，就再也没回过家乡。努尔哈赤派人去请，却遭到孟古胞兄的冷遇，他只派了孟古乳母的丈夫带人前来探望。孟古含恨而去，新仇旧怨齐袭而来，努尔哈赤一气之下发兵攻打叶赫部。

孟古一去，两大部族之间脆弱不堪的唯一纽带也断了。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金国政权（史称后金），设“天命”年号。三年之后，也就是1619年的六、七两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军连克开原城、铁岭城，夺取战略要地，打开了进攻叶赫国的通道，阻断了明廷对叶赫部的军事援助。1619年8月22日，努尔哈赤攻克叶赫东城，彼时，东城贝勒是金台石（那林布禄的弟弟，那林布禄

死后，由他继承贝勒之位）。东城被攻破后，努尔哈赤下令将自己的这位舅哥绞杀。叶赫西城也很快从内部被攻破，西城贝勒布扬古被处死。努尔哈赤兼并了自己最强大的对手叶赫部，使女真族走向了统一，也为大清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金台石，纳兰明珠的爷爷，孟古格格孝慈高皇后的哥哥，历史上关于他的资料并不多。若不是明珠和容若，也许他的名字就更鲜为后世所知。金台石被努尔哈赤绞杀后，叶赫部的精兵良将被努尔哈赤收入了满洲八旗，融入后金队伍之中。在那些降众之中，就有金台石的儿子尼雅哈（又译尼雅汉、倪迓韩）。

崇祯八年（1635年），皇太极废除旧有族名“女真”，改称“满洲”。是年11月19日，纳兰家族又降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尼雅哈的第二个儿子（也有人说是第三子），也就是后来辅佐康熙皇帝的名臣纳兰明珠。明珠，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有功有过，后世对他褒贬不一，但无可否认，他的光华，在整个纳兰家族甚至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都是那般璀璨耀眼。

马背上得天下，大清王朝是被一匹骏马驮着急驰而入中原的一个王朝；马背上失天下，容若的先人叶赫部也是在一场又一场的部族战争中慢慢衰败直到灭亡的。古战场上的厮杀，勇气与力量固然重要，但有勇无谋也难成大事。从那一段面容模糊的往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年的血腥争斗中，大清朝的先人们有的不仅是果敢与力量，还有超人的智慧。勇气与力量，智慧与胆略，到一代帝王康熙这里，两者的结合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如今，循着历史若隐若现的辙痕往回走，曾经繁华一时的叶赫古城，已成了一片荒草覆盖的土台。茫茫天地之间，那方荒原土台之侧，一块石碑上刻“叶赫古城”四个苍劲的大字，那便是一段金戈铁马、荣辱兴衰的历史。

成王败寇，王朝的兴衰、部族的兴亡原本不足为奇，但对于多愁善感的叶赫纳兰后人容若来说，那一份兴亡之感却深植于他的骨髓血脉。